

文艺作品选

第六輯



特 写

碧海紅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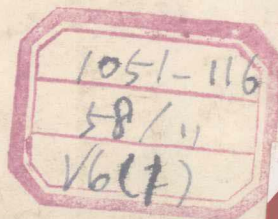
西 虹 等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I 253

內容說明

本書包括四個短篇，都是海防前綫上的故事。“碧海紅心”寫我魚雷艇擊沉敵軍中字號運輸艦後，我一只快艇也因傷沉海，海軍戰士們互助協作，戰勝波濤洶湧的海浪，終於回歸大陸。“取消敵炮發言權”寫前綫炮手們配合男女民兵炮擊蔣軍的一些生動故事。“海防前綫的烈火紅心”寫三名炮手奮不顧身救護了大炮，和他們在醫院中的英勇行動，也寫了醫務人員和群眾對傷員的百般料理、照顧。“他是誰”寫幾個紅領巾，自動在陣地上接電綫的故事。



碧海紅心

西虹等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

*

字數 34,000 開本 787×1092 紙 $\frac{1}{32}$ 印張 1 $\frac{11}{16}$ 插頁 2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45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265

定 價：(1)0.11 元

文艺作品选

第六輯

桥	社	新	在	当	碧	姊	大
		生	上	紅	海		嬌
头		活	海	軍	紅	妹	走
		的		的	心		
鎮	戏	光		哥		船	亲
		輝		回			
				来			
				了			

(短篇小說)	(短篇小說)	(特 写)	(长篇叙事詩)	(革命回忆录)	(世界文学)	(五四文学)	(长篇节选)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舒 平 等 著	陆 俊 超 等 著	西 虹 等 著	李 季 著	陶 承 著	伊·布雅諾夫 著	魯 迅 著	刘 流 著
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

碧海紅心.....	西 虹 (1)
取消敌炮发言权.....	刘大为 (19)
海防前綫的烈火紅心.....	萧 英 (28)
他是誰.....	萧 英 (43)

碧海紅心

西、虹

八月的風掀翻料羅灣海面上萬頃碧藍的波濤。一場激烈的海戰剛過去，黃昏到來了。這正是八月廿四日下午七點半鐘，天沉沉，海茫茫，半圓月剛剛升起。在金門島東南，東莪島東北，煙霧彌蒙的海面上，一只大型的蔣軍中字号運輸艦，剛剛被我方的魚雷击中，冒着大煙大火向海底沉下去。另一只大型的蔣軍中海号登陸艦，負了重傷，從艦橋上噴出兩丈多高的煙柱，也在海面上漸漸地傾斜。從那里還不斷發出盲目的射擊，紅色的曳光彈划破了沉寂的海空。還有一只中型的蔣軍美字号登陸艦，帶着重傷，剛從料羅灣方向逃出來，在那里要沉不沉的停着，看來已經失去了動力。三只小型獵潛艦，正圍繞着這幾只敵艦亂轉圈。解放軍的魚雷快艇部隊，這時候已經勝利地完成戰鬥任務，正在飛箭似地向着大陸返航。

就在這次激戰中，我軍的英雄的魚雷快艇部隊，取得了击沉击傷敵艦三艘的巨大勝利，我軍則有一只快艇在英勇地作戰中負了重傷。我們的這只小小的快艇，是在剛才施放魚雷的時候，機艙中彈受了傷的。中彈後，左主機的油管被打壞，機艙里起火，海水從一個個彈洞里嘩嘩漫進來。輪機兵黃忠義，頭頂煙火腳踏水，一面提着滅火器，堅持在機艙里滅火，一

面又赶快用机器往外排水。轮机长李茂勤，发现面前的转速表坏了，知道是机器出了故障，赶紧跳下机舱检查机器，同时又拿棉纱、木塞与黄忠义一起堵漏。面对着左主机被打坏和机舱进水的危急情况，徐凤鸣艇长并没有说什么，他只对着送话器不慌不忙地向指挥艇报告：“我艇有故障，还可以走。”那知刚说到这里，耳机里一点感应都没有了，连一个字也发不出去，指挥艇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了。原来电信室进了水，蓄电池给浸了海水，电源消失。好在右主机还能开动，枪炮兵赵庆福赶紧把四筒烟幕打着，这只负伤的艇便拖着一团浓浓的烟幕，缓慢地行进着。艇尾写着的“175”三个白色的阿拉伯字码，倾斜着从海面上露出来。只有桅杆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照旧哗啦啦地飞舞着。

徐凤鸣艇长戴着微音帽站在驾驶台上，掌握着舵轮，又继续对着送话器呼叫指挥艇。周方顺指导员也在这时候跳下舱，顶着呛嗓子的油烟味，鑽到烟火里面，鼓励大家说：

“同志们好好排除故障，沉住气。现在咱们的艇还能走。”

可是艇首老是慢慢地在那里转磨磨，走不成直线，眼看舵已失灵。徐艇长就叫把右主机也停掉。一时，艇首在往下栽，艇尾在往上翘，人在甲板上也站得不大稳当。

那儿只小型的蒋军猎潜舰，正好朝着这只艇开来了。不远处就是黑黑的舰影，嗡嗡的马达声听得很清楚。

徐艇长瞅着周方顺说：“指导员，你决定一下吧。”

周方顺毫不犹豫地說：“把艇沉掉，人游回去！把自卫武器准备好，敌人向我们接近就跟他拚。”

他们重新组织了力量，准备应付眼前这个危急的情况。

这时候，海水已經过了机舱內的地席，漫至龙骨。左舷的通气孔也在进水。李茂勤很想重新启动右主机，把艇开得离敌艦远一点，可是右主机进空气的地方也进了水，啓不动了。

在艇首，水手长季德山本想下前艙堵漏洞，揭起艙盖一看，水快灌滿了。刚要向艇长报告这个情况，徐艇长向他扫了一眼，沉重地說：“找太平斧来，准备劈沉！”季德山咕咚一声跳下艙，潛在水底，但是只摸到艇身的几块鋁片，並沒有找到太平斧。

后甲板上，枪炮兵赵庆福把冲锋枪、手枪和得手的武器准备好了。輪机长李茂勤正在那里帮助他往梭子里压子弹。

指导員周方順和艇长徐鳳鳴照旧守着駕駛台，又一次囑咐大家說：“同志們准备好武器，在两边蹲着，不要走动啦，敌人来了就坚决跟他拚！”

人們就在駕駛台两旁蹲下来，端着冲锋枪，提着手枪，准备跟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。

不一会，那几只貿然前来的敌艦又調头走开了。人們还沒来得及松口气，滾翻的海水又漫上了前甲板，艇尾迅速地往上翘着。人們都站在駕駛台后面，注視着面前这汹涌澎湃的海洋。

“共產黨員、共青团員同志們，沉着，不要怕，我們一定能回到大陆。現在正是党考驗我們的时候。”徐艇长扶着舵輪，向大家发出了庄严的号召。

艇員們同声回答：“艇长放心，我們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，坚持到最后。”

周方順指导員赶紧督促大家准备救生衣，做好下水准备。

他又囑咐大家說：

“下水后向月亮方向游，那兒就是祖國大陸。在水里不要分散，大家要發揚階級友愛精神。……”聲音是沉痛而堅定的。

可是每個艇員都不吭不動，听任滾翻的海水漫上身，漫上駕駛台。他們好象是跟艇體長在一起似的，一個個從容不迫地隨着迅速下沉的艇下沉着。徐艇長緩緩地扯動桅杆上的繩子，把國旗降下來，全艇同志向這面鮮紅的旗行注目禮，徐艇長把旗疊好，揣在懷里，又向着艇首低聲說了句：“親愛的艇，再見吧！”說完，駕駛台外面和艇后尾那三個白色大字“175”已經沉下海面，艇上的人跟着也都沒入海里。人們穿着綠色的救生衣，眼含熱淚，還是站在那裡不動。无情的海終於勒逼着人們離開親愛的艇。很快，第一個人被海水漂起來了，第二個人也被漂起來了。海水把誰漂起來，誰就隨着浪游下海。滾滾的浪濤伴着人們低聲的相互的囑咐，一滴滴惜別的眼淚洒下祖國的海洋。在這時候，周指導員和徐艇長才不慌不忙地披起救生衣，隨着大家下了海，與這只即將沉沒的艇最後告別。

二

艇員們落海之后，形成了幾個組，向着月亮漂游。

周方順指導員游在大家的中間。他沉着地向前面喊道：“哪個同志游的好，在前面游，先回大陸去給咱們報告情況。”又向后面招呼道：“同志們快跟上，月亮那兒就是咱們的家乡。”這時候，兩只敵艦的黑影像兩座小山似的壓過來了，扑扑的馬達聲清晰地傳到了人們的耳邊。於是艇員們在敵艦的航

道上被闖乱了，开始了三三两两的漂游。

在这天夜里，海軍指揮机关曾經派出三只高速炮艇去海上找寻 175 艇。但是，炮艇在指定海区寻找很久，沒有发现任何目标。

也是这天晚上，快艇部队的刘副支队长一夜未眠，守在指揮所，猛吸烟卷。雷达站的站长、作战參謀、各个业务长，还有这次海战中的水上指揮員张逸民，都在指揮所守到天亮。人們等待着 175 艇，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它。炮艇返航后，給刘副支队长带来了更大的不安。他无心吃飯，无心喝水，又通知各觀通站注意海面情况。高速炮艇也在海边待命，准备随时出海，进行白天搶救。

現在，茫茫大海显得格外昏暗而空曠。跟周方順游在一起的，只有水手长季德山和枪炮兵赵庆福。这三个人靠的近近的，不慌不忙，排成燕翅形，有节奏地前进着。

眼睛大大的，二十一岁的水手长季德山，也是艇上的党的小組长。現在艇虽然下沉了，可是他的决心不沉，他正奋力破浪前进，一定要和同志們一起游回大陆去！矮胖結实的枪炮兵赵庆福，在三个人当中身体最好，游得也最快。

周方順指導員肩头的責任比較沉重，他得想尽办法，把这些落海的战友，收攏起来，一路游回大陆去。他随时望着海空，喊叫着其他几位战友的名字，回答他的却是嘩嘩啦啦的浪花声和比他的呼喚更响亮的海洋的迴声。当他望到西天上的明月，还在薄云后面沒有下沉的时候，心里一下舒寬得多了。他坚信大家不管能不能很快在海上会合，反正都会朝着月亮，朝着祖国的大陆漂游。便繼續游在中間，讓季德山和赵庆福从两

边向他靠攏。誰游前去了，他就叫等一等；誰掉后去了，他就招呼快跟上。

有时，他們感到腿上火辣辣的一陣刺痛，用手一抓，一团軟綿綿的东西从手中滑走了，原来是海蜇。有时，誰的胳膊給什么东西箝了一下，仔細一瞅，是螃蟹从身边游过去了。救生衣里面有时也有滑溜溜的魚兒鑽进鑽出。原来他們正漂游在料罗湾到台湾海峡的漁場上，离大陆老远啦。

游到下半夜，月亮下去了。刚才人們还可以辨別出大陆在哪里，現在海天黑压压連成一片。周方順他們只好憑着刚才的記憶，朝着月落的方向，朝着那堆螢光般的星星往前游。

这时，在离他們不远的海面上，輪机长李茂勤和瘦瘦高高的魚雷副业务长尤志民，两人正手拉着手，对准北斗星往前游。尤志民下海不久，胃病发作了，可是精神很好，他正在鼓励李茂勤說：“咱們俩好好保持联系，千万不要分开。要是被海浪冲散了就喊叫一声。”

只有輪机兵黃忠义，孤身一人在更远的海面上漂游着。他不大会游水，下海后一直在那里乱扑騰，似乎这样就可以馬上游回大陆似的。幸好徐艇长从后面赶来，向他說道：

“黃忠义，不要用大劲，游的时间还长哩。咱們俩一起游，我一定把你带回去。”

黃忠义見艇长的救生衣老从下面往起浮，就一面帮艇长結救生衣下面的带子，一面打听刚才海战的战果。徐艇长笑着說：

“两条家伙都給揍掉啦，打得好！”

黃忠义心里很高兴，暗想道：敌人損失真大！我們几个人

落海算不得什么。

他俩横着向西漂游。微胖的徐艇长在海浪的冲击下，不停地喘息着，他的血压已经升高。这时候黄忠义已经赶上艇长，忽听艇长在后面喊道：

“黄忠义，敌舰来了！”他一回头，果然一只敌舰闪着红色信号灯，向他俩的方向开来了。艇长又向他喊道：“小黄，沉住气，坚决游回去！敌舰要发现我们，就解掉救生衣，沉下海！”

黄忠义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这只敌舰就呼呼隆隆的从他身旁驶过去了。掀起的浪花把他打到舰后很远的地方。他知道前面那个一浮一浮的小黑点就是艇长，可是老游不上前去。接着，又有一只敌舰从旁边插过去了，前面那个浮动着的小黑点跟着也从海面上消失了。他一陣心痛，想起艇长还是自动放弃休假，回家的第二天就从松花江畔他的故乡，离开妻子、母亲赶到前线来参加战斗的。昨天晚上艇长还替艇员放哨，又替他放蚊帐，盖被子呢！

第二天早晨，耀眼的阳光刚刚照上海面的时候，周方顺他们三个人终于跟李茂勤、尤志民他俩会合在一起。只有黄忠义和徐凤鸣艇长，一时还没有赶上来，不知游到哪里去了。

五个人相见以后，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兴奋。周方顺指导员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同志们，可不要再分散了，我们死活永远在一起。”

大家也响亮地回答：“指导员，我们一定跟着你。”很快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漂游。

三

在阳光普照的大海上，碧波閃亮，銀浪飞翻。冷霧消散了，暖风吹来了。人們已經真切地看到，远方海面上那道无限长的藍綫，那正是大陆的边緣。

可是面前还是涌浪奔騰的大海。整整一个晚上，人們在海水的冲击下，精力都快使尽了。现在每个人都需要緩口气，积蓄点力量再往前游。正好，前面不远的海面上，有一个不大的小島。周方順指導員便領着大家向那里游去了。

与这同时，一只只敌人的艦艇也在附近海面上出現了，有时，桅杆上的青面獠牙的旗子，人們一抬眼就能望到。为了减小目标，他們五个人橫着排成一綫，拉开距离，一面游，一面互相招呼着。周方順还提醒大家准备应付万一的情况。

敌艦到底沒有发现他們。五个人繼續向那个小島游去。看看离小島不远了，游了半天还是那样远。再游半天还是那样远。原来海水在退潮。眼前涌大浪高，风吹海嘯。不大工夫，清清的海波下，尺多长的黑脑瓜魚过去了。橘黄色的螃蟹过去了。棉花似的海蜇过去了。这不是又回到了昨晚上游过的台湾海峡的漁場！周方順赶紧把身子斜过来，拉长声音喊道：

“都朝西南方向游，順着潮水回大陆哪！”

大家也在风浪中呼喊道：“注意啦，都朝西南方向游！”

那知潮水是向东南流，去西南的方向也是頂流。游得沒有流的快，人們一时失却了控制海流的力量，只好随着汹涌的浪潮，向一望无边的台湾海峡飘流着。

“不要离远了，咱们靠攏点！”周方順改成仰游，向左右呼喊。当他呼唤几声，听不到人們回答的时候，就会感到一陣难以忍受的飢渴和折骨似的腰疼，渾身的骨节也好像不屬於自己了。不一会，身旁身后的战友們向着他游来了，这种絞心的苦楚跟着就会減輕好多。眼看风浪越来越大，潮流越来越急，几块烏云浮到海空，气候一下变冷了，象要下雨的样子。他渾身冷得打战；心里却挺高兴，暗暗說：“渴了一夜又半天，这下好了。”仰着头，张着口，盼望着能喝到一点甜水，他向两旁看了看，其他几个人也都仰头张口，在那里等待着雨点。不一会，小米粒似的雨点落了几滴，微微打湿了他們的嘴唇。可惜，不大一会，雨停了。头頂上的云彩飘远了，海天又变得很晴朗。一时，他的手腕被一只黃色的螃蟹箝住了，正想动手去抓，这小东西又随着波浪游走了。这时候他才看到自己手腕上还戴着一块防水表，定神一瞅，秒針还在錚錚地移动着，時間正好是午后一点。看来退潮的时间还很长，他便向远方的海面上望了望，記住大陆的方位。跟大家一起，仰在救生衣上，随潮漂流，这样来积蓄精力，准备涨潮时再順浪前进。

这时候，魚雷副业务长尤志民，迎着扑面的风浪，向季德山那里掙扎着，一面用病弱的声音呼叫道：“水手长，快来！”

一条黃花魚鑽进季德山的救生衣，他正餓得难受，想抓来吃一嘴。尤志民的声音一下刺痛了他的心，赶快振作精神，向着他游去了。想不到刚才还在坚持漂游的尤志民，一下变得脸色土黃，嘴唇黑紫，渾身冷得直发抖。季德山一看，真是从心眼里感到疼痛。

“水手长，我不行了，胃疼得受不了。”尤志民尽量慢慢地

說，不讓自己的話變成呻吟。

其實季德山也是臉色土黃，嘴唇發紫，又累，又餓、又冷。尤志民的情形一下使他忘記了自己，便重新鼓起力量，攥住尤志民的手，說了聲：“來，咱們倆抱着游吧。”他解开救生衣，將身一仰，把對方壓到自己身上。尤志民還沒來得及說出“謝謝”，季德山已經臉貼臉，緊緊地把他抱住，再不讓風浪把親密的戰友分開了。

這時候，二十一歲的共產黨員季德山，不僅獨身負擔着尤志民的全部體重，使自己變成一只援救戰友的小舢板，同時還把自己的全部體溫傳給戰友。當他感到尤志民那冰冷的腹部，比海水都冷，他的心裏是多麼着急！便一聲不吭地把他抱得更緊。友愛的烈火果真可以燒暖無邊的海洋，不一會，他見尤志民的嘴唇發紅了，病痛的呻吟也逐漸輕微下來，便頂着扑天蓋面的海浪，體貼地說：

“怎麼樣，你的胃好受不好受？”

“好多了，這一陣很好。”尤志民剛說到這里就哽住了。季德山這時候又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口海水。

“放开我吧，我自己可以游啦。”尤志民的热泪已經滴到季德山的臉上，他實在不忍心再讓苦澀的海水灌到季德山的肚里，也不忍心再讓戰友為自己遭這份罪。

可是季德山並沒有放开尤志民。他忍着肉体上的最大苦痛，仰在浪窩里，一個浪來了，喝一口海水；又一個浪來了，再喝一口海水。就這樣游着，喝着，雙手把尤志民抱得更牢，兩人的臉也貼得更緊。直到精疲力竭，昏昏迷迷，實在累得一點勁沒有了，他才無力地听任尤志民从他身上下來。兩人商量

好，決定休息一下再游。那知就在这時候，冷不防一個大浪打來，把他兩人沖散了。季德山猛游半天，游不過去。後來尤志民又往季德山這裡游，也游不過來。兩人只得隨潮漂流，隔着重重波浪，你喊我一聲，我應你一句，在風浪中掙扎着。

過了一些時間，尤志民的胃又劇烈地痛起來了。周方順指導員轉身就朝尤志民那裡划游。年青的共青團員、槍炮兵趙慶福，從斜刺裡趕過去，早把尤志民緊緊抱住，也象季德山似的，仰著頭，叫對方壓在自己身上，把自己的體溫傳給尤志民。他也是橫波頂浪，躺在尤志民的身下，一口又一口地往肚裡灌海水。長大的個子躺在趙慶福這個矮個子身上，尤志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他老是叫趙慶福放開他。但是趙慶福不放。

快到黃昏的時候，海上風浪呼嘯，潮流更急。周方順指導員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大浪把尤志民和趙慶福沖散了。輪機長李茂勤又昏昏迷迷地抓著趙慶福的救生衣。季德山無力地在他的左方漂流，尤志民早已被潮流帶到了他的右前方。五個人想靠攏不能靠攏，距離不斷地在擴大著。他只有用親切的呼叫來問候和鼓勵同志們。

大陸的影子逐漸地在人們的眼前模糊了。浩瀚無邊的大海逐漸地昏暗下來了。漂流，漂流，無休無止的漂流。……冷困飢渴和病痛，無情地向人們身上襲來。是在風浪面前屈服，還是戰勝風浪？每個人面前都擺著這樣兩條道路。人民的戰士正在承擔著普通人的生命難以承擔的折磨和考驗。

一只只銀灰色的海鷗，展動堅強有力的翅膀，從他們頭頂上掠過去，很快又在他們面前落下海，貼著水面浮動著。看看他們游近了，這些海鷗便又展翅高飛，在海空轉個圈，又在他

們近边落下海面，小眼睛不斷向他們張望着。還有一只只靈巧的海燕圍繞在他們身前身后，飛上飛下，吱吱吱歡叫不停。大海上這些矯健可愛的飛禽，就象旅途中同行的親密伙伴一樣，給他們帶來了海洋的溫暖，也給他們帶來了大陸的問候。

看着海鷗那雙厚大堅強的翅膀，周方順一下感到自己很有力量。心想：我們這些風里生浪里長的海鷹，正需要發揚海鷗般的毅力，在狂風巨浪中展翅高飛，迎接風暴。眼前的困難，難道能把一個革命戰士吓倒嗎！他是在東北戰場上參加過“四保臨江”的英雄，也做過肖勁光司令員的警衛員，是1951年黨派到人民海軍來的第一批骨幹。這回他跟他的戰友們又都是帶着為祖國爭光的雄偉志向來到前綫的，他要堅決地向困難宣戰！只要還剩一口氣，就一定要率領着大家游回大陸去！想到這裡，便不顧肉體上的痛苦，猛游了一陣，总算在天黑以前，把每個人的航向、距離和位置，調撥好了。天黑以後，他就在黑茫茫的海上，開始了熱情友愛的呼喚。

“趙慶福，李茂勤，你倆到這邊來，快向尤志民靠攏點！”他喊叫着。

尤志民還是一個人在前面漂流着。李茂勤、趙慶福答應了一聲：“好！”就順着尤志民的聲音游去。可是潮流東南，橫着浪頭過來是困難的，他倆一時還靠攏不過去。

“尤志民！季德山！”周方順又拉長聲音招呼着。

“在這裡，在這裡。”他倆馬上也拉長聲音，從不同的位置上答應着。

“尤志民，你再堅持一下，我馬上往你那兒游。”周方順一心要趕上前去幫助尤志民。順着尤志民的聲音扑騰了一陣，可

是尤志民那痛苦的呻吟听来还象刚才一样远。只听尤志民又平静地说：

“老周，你回去以后给我家写封信，叫我母亲不要伤心。另外，保密员那里有我二百四十块钱，四十元缴团费，二百元给我母亲邮去，做生活费用。啊，我不行了。……”

周方顺一下感到浑身震痛，头脑发炸，腰都快要折断了。他还是想着往前游，援救尤志民，可是手脚不听使唤，游不动，只得昏昏沉沉地喊着：

“尤志民，老尤，再坚持一会！咱们大家都能回去！”

在周方顺身后不远的海面上，李茂勤和赵庆福也在呼唤着指导员的名字。天黑，风浪大，李茂勤依然抓着赵庆福的救生衣，迷迷糊糊地往前游。他牙关打战，手足收缩，浑身冷得受不了。风浪打到他头上，就喝几口海水，哼叫一声。后来他向赵庆福说：“好同志，你回去吧，我恐怕不行了！”

赵庆福听了很难过，就说：“我们跟风浪搏斗，坚持一分钟就是一分钟！”刚说到这里，一个大浪打过来，打得李茂勤头向后扎，起不来了。赵庆福赶紧把李茂勤抱住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们生活在一个艇上几年了，要死也不能分开！我们把救生衣绑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分开！……”就把李茂勤和他的救生衣的带子连起来，两人面对面抱着，一人用一只手划水。同志间感到无限的亲切。

四

在淡淡的月光下，不远的海面上浮动着一只白色的篷帆。